

湖湘

人物与湖湘文化研究

HUXIANG RENWU
YU HUXIANG WENHUA YANJIU



朱迪光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湖湘人物与湖湘文化研究



朱迪光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湘人物与湖湘文化研究 / 朱迪光 著 .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21. 6

ISBN 978-7-224-14189-4

Ⅰ. ①湖… Ⅱ. ①朱… Ⅲ. ①历史人物—人物研究—湖南 ②地方文化—文化研究—湖南 Ⅳ. ①K820. 8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107988 号

责任编辑：王　辉
封面设计：建明文化

湖湘人物与湖湘文化研究

作　　者　朱迪光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45 千字
版　　次　202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14189-4
定　　价　38. 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电话：029-87205094

目　录

壹　罗含研究现状及其展望　／1

贰　柳宗元“僇人”的心路历程与“永州八记”　／10

叁　王夫之对“濂溪学”的继承与发展　／25

肆　王夫之与“湘学”　／43

伍　王船山生平和著述　／51

陆　王夫之文学交游考　／55

柒　船山学术研究的立场、方法与趋势　／99

捌　有关王船山研究的名词术语的辨证　／104

玖　船山学研究的成绩、问题、未来发展方向与比较研究　／108

拾　王船山学术研究分类　／122

拾壹　王船山学术研究分期及其特点　／126

拾贰　王船山学术研究初期及其特征　／133

拾叁　湘军系人士与船山之学术大显　／144

拾肆　王闿运与船山研究　／159

拾伍　王夫之“民主”“科学”价值观之发现与确定
——兼论谭嗣同、梁启超民元之前王船山研究之意义　／166

拾陆　王船山思想研究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181

拾柒　湖南人杨昌济、李石岑、康和声、何贻焜的王船山研究　／191

拾捌　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争鸣中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讨论　／201

拾玖　刘人熙与船山学社　／221

贰拾　彭玉麟江防、海防之事功及其方略述论　／231

贰拾壹　彭玉麟与船山研究　／24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壹 ——

罗含研究现状及其展望

罗含是东晋耒阳人，在中国古代有一定的影响，当代亦被许多学者研究。在此，笔者对罗含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找出存在的问题，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进行展望，以此对罗含研究做一点微薄的贡献。

一、 关于罗含的古代文献资料

古文献关于罗含的材料不是很多，这些材料分成三类。一类是关于罗含生平事迹的。主要是正史的记载。《晋书·文苑列传》云：

罗含字君章，桂阳耒阳人也。曾祖彦，临海太守。父绥，荥阳太守。含幼孤，为叔母朱氏所养。少有志尚，尝昼卧，梦一鸟文彩异常，飞入口中，因惊起说之。朱氏曰："鸟有文彩，汝后必有文章。"自此后藻思日新。弱冠，州三辟，不就。含父尝宰新淦，新淦人杨羡后为含州将，引含为主簿，含傲然不顾，羡招致不已，辞不获而就焉。及羡去职，含送之到县。新淦人以含旧宰之子，咸致赂遗，含难违而受之。及归，悉封置而去。由是远近推服焉。

后为郡功曹，刺史庾亮以为部江夏从事。太守谢尚与含为方外之好，乃称曰："罗君章可谓湘中之琳琅。"寻转州主簿。后桓温临州，又补征西参军。温尝使含诣尚，有所检劾。含至，不问郡事，与尚累日酣饮而还。温问所劾事，含曰："公谓尚何如人?"温曰："胜我也。"含曰："岂有胜公而行非邪！故一无所问。"温奇其意而不责焉。转州别驾。以廨舍喧扰，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为材，织苇为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温尝与僚属宴会，含后至。温问众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谓荆楚之材。"温曰："此自江左之秀，岂惟荆楚而已。"征为尚书郎。温雅重其

才，又表转征西户曹参军。俄迁宜都太守。及温封南郡公，引为郎中令。寻征正员郎，累迁散骑常侍、侍中，仍转廷尉、长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门施行马。初，含在官舍，有一白雀栖集堂宇，及致仕还家，阶庭忽兰菊丛生，以为德行之感焉。年七十七卒，所著文章行于世。①

见于《世说新语》中的材料也不少。《世说新语·方正篇》云：

罗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与座上客共语，答曰："相识已多，不烦复尔。"《罗府君别传》曰：含字君章，桂阳耒阳人也。盖楚熊姓之后，启土罗国，遂氏族焉。后寓湘境，故为桂阳人。含，临海太守曾孙，荥阳太守缓少子也。桓宣武辟为别驾。以官廨喧扰，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为床，织苇为席而居，布衣蔬食，晏若有余。桓公尝谓众坐曰："此自江左之清秀，岂唯荆楚而已。"累迁散骑常侍、廷尉、长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门施行马。含在官舍，有一白雀栖集堂宇；及致仕还家，阶庭忽兰菊挺生。岂非至行之征焉。②

《世说新语·规箴篇》云：

罗君章为桓宣武从事，《含别传》曰："刺史庾亮初命含为部从事，桓温临州转参军。"谢镇西作江夏，往检校之。《中兴书》曰："尚为建武将军、江夏相。"罗既至，初不问郡事，径就谢数日饮酒而还。桓公问："有何事?"君章云："不审公谓谢尚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胜我许人。"君章云："岂有胜公而行非者，故一无所问。"桓公奇其意而不责也。③

还有见于南朝刘义庆《幽明录》，文云：

桂阳罗君章，二十许，都未意学问，常昼寝，梦和一鸟卵，五色杂光，不似人间物。梦中因取吞之，于是渐有志向，遂更勤学，读九经，以清才闻。

《太平御览》卷二百六十五：

---

① 《晋书》，《二十四史》第四册，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2403～2404 页。
②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上册，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88～189 页。
③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上册，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312 页。

刺史庾翼以新贤之重作镇方岳，按扬楚，楚匪兰弗刈，仍辟含荆州部从事。

《艺文类聚》卷六十一：

以含为别驾，以官靡喧扰，非静默所处，乃于城西池不洲上，立茅茨之屋，竹果荫宇，伐木为床，织苇为席，布衣蔬食，晏如若有余。

第二类是关于罗含著述的。

《隋书·经籍志》载："晋中散大夫罗含集三卷。"① 罗含集有三卷，至于三卷具体内容不得而知，此集已佚。今存《答孙安国书》《更生论》，载《弘明集》。罗含还有《湘中记》，刘知几在《史通·杂述》说："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记》、罗含《湘中记》，此之谓地理书者也。"此书已佚，但为许多古文献所征引。有辑本。

第三类是关于罗含评价的材料。

罗含由于文才出众，被后世称为"荆楚之材""江左之秀"。唐代大都督罗端的墓志铭云："含以文锋绮丽，晋烛中州。"南朝著名文学家、诗人徐陵《徐孝穆集》中记有："南效奉乘，当求郑默之才；西省文辞，应用罗含之学。"

二、 关于罗含的研究现状

罗含研究论文总数不是很多。从知网收录来看，研究论文有李中华《孙盛儒学思想述评》（《晋阳学刊》1992 年第 5 期），马建华《罗含的〈更生论〉与佛教的轮回说——〈弘明集〉研究之二》（《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1996 年第 1 期），王文辉《〈晋书〉校勘一则》（《江海学刊》2003 年第 5 期），李绍平《江左之秀——罗含》（《学习导报》2004 年第 10 期），鲍远航《罗含〈湘中记〉考——〈水经注〉征引文献研究之一》（《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2 期），吴勇《晋宋之际形神之辩与先秦道家》（《宗教学研究》2006 年第 3 期），王娟侠、杨遇春《略论南北朝地志的山水化与文学化》（《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 年第 6

① 〔唐〕魏徵：《隋书》第四册，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1068 页。

期），杨朝蕾《东晋文士的佛理论与其论辩艺术》（《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 第 4 期），柯镇昌《桓温文学集团发展过程考论》（《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1 期）等 9 篇论文。从其他途径检索到的论文有甘建华《东晋奇才罗含》（《文史拾遗》2013 年第 2 期），周建刚、毛健《宋代以前的早期湖南方志史书考略》（《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3 年第 10 期）、《东晋湖南学者罗含的生平及作品考略》（《湘学研究》2014 年第 1 期）等 3 篇论文。另外，还检索到硕士学位论文有王娟侠《山水游记缘起》（陕西师范大学，2005 年）、贺春旭《晋宋“神不灭”思想与印度佛教业报轮回思想的比较》（吉林大学，2011 年），博士学位论文有鲍远航《〈水经注〉文献学文学研究》。从这些内容来看，可以分成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考证、介绍罗含的生平。大部分罗含研究论文都有对罗含生平的介绍，其中有些论文对罗含生平进行了考证。鲍远航《罗含〈湘中记〉考——〈水经注〉征引文献研究之一》第一部分《作者及〈湘中记〉成书时代考》根据《晋书》、《世说新语》注、《幽明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文献资料对罗含生平进行了简单的考辨，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刘宋时代罗含就因文采出众成为当时人们景仰的前代作家，二是罗含之成才是其“更勤学，读九经”的结果，并非神仙的赐予。[①] 李绍平《江左之秀——罗含》（《学习导报》2004 年第 10 期）只有几百字，似乎是《晋书·文苑列传》罗含传记的白话翻译。甘建华《东晋奇才罗含》介绍罗含的事迹更加详细一些。[②] 柯镇昌《桓温文学集团发展过程考论》一文将罗含作为桓温的重要成员对其生平与文学进行介绍。[③]

第二，对罗含著述进行考、补。鲍远航《罗含〈湘中记〉考——〈水经注〉征引文献研究之一》首先是对罗含《湘中记》成书的年代进行了考证，鲍文分析称湘中，即湖南地，《湘中记》必为罗含居湘时所著，而当

① 鲍远航：《罗含〈湘中记〉考——〈水经注〉征引文献研究之一》，《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2 期。

② 甘建华：《东晋奇才罗含》，《文史拾遗》2013 年第 2 期。

③ 柯镇昌：《桓温文学集团发展过程考论》，《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1 期。

桓温封南郡公时，引罗含为郎中令（《晋书·文苑列传》），已不居湘。《湘中记》当是罗含为庾亮和桓温僚属时或任宜都太守时所作，即晋穆帝永和、升平年间（345~361）；其次，对《湘中记》著录、征引情况及亡佚时代进行了考证；再次，对《湘中记》辑本佚文出处进行考辨，对几种辑本进行比较；最后，补辑了《湘中记》的佚文。①

第三，研究罗含的思想。马建华《罗含的〈更生论〉与佛教的轮回说——〈弘明集〉研究之二》将罗含《更生论》与佛教轮回说进行比较。此文首先阐述了《更生论》的主要内容：更生是自然变化的规律，更生的原则，更生的形式是井然有序、无限循环的；其次，比较罗含“更生论”与佛教“轮回说”的异同，指出两者的基础理论，更生与轮回的原则、形式、感受等四个方面的不同；最后还对《更生论》的意义及其文化理论基础进行简要的阐述，指出罗含《更生论》在中国佛教理论发展史上具有一定意义。② 贺春旭的硕士论文《晋宋“神不灭”思想与印度佛教业报轮回思想的比较》第二部分在探讨晋宋时期的形神之争时指出罗含《更生论》是其中重要的代表，其更生思想是传统气的影响。③ 吴勇《晋宋之际形神之辩与先秦道家》一文所论涉及罗含，论文指出：晋宋之际形神之辩以牟子为先声。从牟子开始便自觉地援用老子思想阐发佛教神不灭论。罗含、孙盛也各自依据先秦道家的气论在形神问题上展开辩论。至慧远，则在更大范围和更高理论水平上依赖先秦道家思想，把晋宋之际的形神观提升到了当时的顶峰。④ 李中华《孙盛儒学思想述评》一文在论及孙盛的交游时对罗含的思想略有涉及。⑤

第四，研究罗含的文学才能与成就。鲍远航的博士论文《〈水经注〉文献学文学研究》之第三章探讨古代地记的景物描写及其对中国山水散文

---

① 鲍远航：《罗含〈湘中记〉考——〈水经注〉征引文献研究之一》，《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2 期。

② 马建华：《罗含的〈更生论〉与佛教的轮回说——〈弘明集〉研究之二》，《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1996 年第 1 期。

③ 贺春旭：《晋宋“神不灭”思想与印度佛教业报轮回思想的比较》，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11 年。

④ 吴勇：《晋宋之际形神之辩与先秦道家》，《宗教学研究》2006 年第 3 期。

⑤ 李中华：《孙盛儒学思想述评》，《晋阳学刊》1992 年第 5 期。

产生的贡献，重点考察汉末、东晋初、东晋后期和刘宋初的代表作品辛氏《三秦记》、罗含《湘中记》、袁山松《宜都记》及盛弘之《荆州记》，初步探讨中国山水散文在古代地记作品中的形成和发展情况。① 以此为基础所作的论文《罗含〈湘中记〉考——〈水经注〉征引文献研究之一》对《湘中记》的山水描写也进行了阐述，指出与此前地记作品比较，罗含《湘中记》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1）此前地记作品多用临时性的比喻对景物景象勾勒，而《湘中记》中的山水景物描写，则是作者有意为之，相对细致生动；（2）此前地记作品大多记述地理形势、郡县沿革、水道分布、山川物产等内容，文学色彩一般不很浓重，而《湘中记》不但模山范水时，注意从视觉、听觉等方面加强表现效果，艺术表现力较此前地记作品也有所提高；（3）《湘中记》有时能够整句与散句结合运用，由此可看出当时文字渐趋整饬化对于地记作品的影响。②

王娟侠的硕士论文《山水游记缘起》指出从东晋罗含《湘中记》开始，地记作者创作了大量的山水名篇，继之以袁山松的《宜都记》与盛弘之的《荆州记》，标志着地志文学特性的成熟，形成了自然山水的新取向和清水芙蓉的写作风格，产生了一批杰出的游记作品。③ 王娟侠又以此为基础与杨遇春撰文《略论南北朝地志的山水化与文学化》指出，游记书写形态的早期渊源是史学中的记与志，但地志的山水化与文学化是永嘉以后士人对山水美重新发现的结果。从东晋罗含《湘中记》开始，地记作者创作了大量的山水名篇，如《宜都记》《荆州记》，形成了自然山水的新取向和清水芙蓉的书写风貌，产生了一批杰出的游记作品。强调了罗含《湘中记》的开风气的作用。④ 杨朝蕾《东晋文士的佛理论与其论辩艺术》一文指出：东晋时期，随着佛教的兴盛，名士与名僧结交，玄理与佛理交融，已成一时风尚。文士试图调和儒佛以护法，将自己对佛学的理解行诸文

① 鲍远航：《〈水经注〉文献学文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 年。

② 鲍远航：《罗含〈湘中记〉考——〈水经注〉征引文献研究之一》，《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2 期。

③ 王娟侠：《山水游记缘起》，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 年。

④ 王娟侠、杨遇春：《略论南北朝地志的山水化与文学化》，《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 年第 6 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章，如孙绰《喻道论》、罗含《更生论》，内容虽粗浅，但较前代，仍表现出论体文发展的新倾向。戴逵作《释疑论》，周续之作《难释疑论》，戴逵又作《答周居士难释疑论》，以论难的形式进行辩驳，探讨对报应说的理解，具有较高的论辩艺术。①

三、 关于罗含研究的展望

由上面对现状的考察，我们可知罗含研究存在量少质不高的问题。量少，指总的研究数量少。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从学术界的角度来看，这些研究都比较平实；但从民间热炒的角度来看就存在有拔高的问题。如百度“罗含”词条有所谓“东晋第一才子”“世人传颂的道德楷模”“唯物辩证哲学”等评价，显然是不妥的。对此，民间有人提出了批评，学术界也有比较理智的声音。王兴国先生为此特意撰写《读罗含〈更生论〉》，使罗含研究不至偏离科学研究。

虽然存在问题，但是罗含研究还是有前景的。我认为未来罗含研究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研究资料的搜集与整理。

学者在撰写罗含研究论文时都必须先对罗含的研究材料进行搜集和整理。虽说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但能将这一工作作为一个重要课题集中完成，无疑对罗含研究的推进是很有意义的。一方面，罗含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罗含研究材料少有关。材料少，如果不抱一种科学的态度，那就很容易用自己的主观想象代替材料，其研究结论离真实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另一方面，对材料缺乏甄别，在研究时使用未经考辨的材料，往往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罗含的材料散见于各种文献，何种材料出现得比较早，何种材料出现得晚，何种材料又是从何演变而来，这些都需要认真考辨。只有经过考辨的材料才能用于学术研究。这一工作远未完成。譬如罗含的生平，从现存材料来看，记载完整当推《晋书·文苑列传》，但从《世说新语》注所引的材料来看，《晋书》出现前还有《罗含别传》传世，其载事多于《晋书·文苑列传》，所载之事可信乎，抑不可信乎？这就有

① 杨朝蕾：《东晋文士的佛理论与其论辩艺术》，《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 第 4 期。

赖于考辨。

第二，地域文化的深层探讨。

罗含研究从前所述的情况来看，主要是一种断代研究。罗含，东晋时人，学界主要评价罗含在东晋思想、文学、地理等方面的贡献，但聚焦于区域文化中的罗含的研究不多。虽然我们不能用“东晋第一才子”这样有可能夸大的称呼，但是，罗含绝对是东晋一流人才，是当时响当当的人物，这在当时人的评价和后人的褒扬言词中可以得出相近的结论。这样的一个人物出自当时比较偏僻的湖湘地区，从亚文化的角度来讲，是不是值得研究。这种人物的出现是中原文化对湖湘地区的影响所致，还是湖湘地区自身发展所致，抑或是南渡后对江南的开发所致，这就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又譬如罗含《湘中记》对湖湘地区山水地理及人物故事的记载使湖湘地区更多的人知晓对古代开发湖南有何帮助，罗含与湖湘文化的形成有何关系。

第三，地方社会文化建设的启示。

罗含出自耒阳，无疑是当代耒阳人的骄傲。可是，我们不仅要问，我们只满足于口头上的夸耀、心理上的自得，还是从中得到一种启示呢？显然，我们需要的是后一种。罗含是耒阳人，罗含笔下的湘中很美，罗含很勤学，罗含有才而德更高。我们可以由此而得到建设一种有耒阳特色的文化的启示：山水美而人格亦美，耒阳历史上能做到人杰地灵，而今天我们也能建设美丽的耒阳、和谐的耒阳。具体来说，一是我们要研究耒阳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从他们身上提炼出耒阳人的传统优秀品格作为当代耒阳人的品行规范。二是研究从古至今的耒阳文化，揭示耒阳在中华文化发展中的贡献及其不足，为当代耒阳文化建设提供参考。《颜氏家训·涉务篇》云：“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已下中书舍人已上，典掌机要。其余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① 显然，罗含是属于有才干能干实事被重用的。由此，重人的才能更重人的实干，是我们耒阳的优秀传统，值得发扬光大。

总而言之，罗含是东晋桂阳郡耒阳人，有关生平材料散见于《晋书》

①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317~318 页。

《世说新语》《幽明记》等多种古文献，其集三卷已佚，著述被许多古籍征引，虽然难见全帙，但为研究罗含主要思想与成就提供了重要材料。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研究罗含的论文著作日见其多，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对罗含的著述进行考、补，对罗含的生平进行介绍与考辨，研究罗含的思想，研究罗含的文学才能与成就。这些研究取得了成绩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未来的罗含研究可以在研究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地域文化的深层探讨、地方社会文化建设的启示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突破。

—— 贰 ——

柳宗元“僇人”的心路历程与“永州八记”

柳宗元自唐顺宗永贞元年（805）被贬为邵州刺史，道改为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至元和十一年（816）回京述职，一共在永州度过了十个年头。在这十年中，他写了许多诗文，其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即所谓“永州八记”。[①]“永州八记”，一方面是他此时期僇人心路历程的反映，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僇人心路历程导致了“永州八记”的产生。

一、 柳宗元永州贬谪期间的心路历程

《旧唐书·柳宗元传》云：“顺宗即位，王叔文、韦执谊用事，尤奇待宗元。与监察吕温密引禁中，与之图事。转尚书礼部员外郎。叔文欲大用之，会居位不久，叔文败，与同辈七人俱贬。宗元为邵州刺史，在道，再贬为永州司马。”[②]《旧唐书·刘禹锡传》亦云：“初禹锡、宗元等八人犯众怒，宪宗亦怒，故再贬。制有‘逢恩不原’之令。然执政惜其才，欲洗涤痕累，渐序用之。会程异复掌转运，有诏以韩皋及禹锡等为远郡刺史。属武元衡在中书，谏官十余人论列，言不可复用而止。”[③]《新唐书》柳宗元本传记载也差不多。从以上的史书记载来看，柳宗元在唐宪宗元和元年被贬之前，得到重用，甚至与王叔文形成了一种关系比较密切的小团体。所谓“二王刘柳”的称呼，显示了柳宗元在小团体中的重要性。正是由于

① “永州八记”之外，还有一篇《游黄溪记》，故有人认为应是“永州九记”。“永州八记”是一个被学界广泛接受的称呼，继续沿用亦未尝不可。

②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二十四史》（缩印本）第11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79页。

③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二十四史》（缩印本）第11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78~1079页。

贬谪前的政治地位高和政治影响力大，突如其来的一贬再贬和“逢恩不原”的政治死刑，柳宗元由人生的极高点被抛至最低点，落差巨大，没有任何准备，甚至还不能补救。这就使柳宗元后半生成为僇人并形成了其特有的心路历程。

柳宗元被贬后，他首先出现的想法是什么？在他自己留下的文字中没有明确说。根据常理推测，首先应该是震惊，然后是茫然，痛苦，恐惧。他在《惩咎赋》中说：“哀吾生之孔艰兮，循《凯风》之悲诗。罪通天而降酷兮，不殛死而生为！逾再岁之寒暑兮，犹贸贸而自持。”① 所谓“逾再岁之寒暑兮，犹贸贸而自持”，就是指他觉得此事不可理解，说不尽的“震惊、茫然”。《与杨诲之第二书》所说的“茫乎若升高以望，溃乎若乘海而无所往”②，正是迷茫之形。

震惊、茫然之后就是痛苦和恐惧。柳宗元在《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中既呼号“苍天”，又云“穷天下之声，无以舒其哀矣；尽天下之辞，无以传其酷”③，可以想见其痛苦有多大。有时痛苦显露在外，有时痛苦深埋心底。“诚忧恐悲伤”④，“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质无所入，苟焉以叙忧栗为幸”⑤。痛苦的内容可以是以上所说，不能报父母之大恩，也可以是先人之墓不能祭、旧宅无人守，也可以是无后嗣之哀：“至今无以托嗣续，痛常在心目。”⑥

有人说柳宗元始终“无悔”。这不是事实。柳宗元在许多文章中都明言追悔咎过。如他在《送从弟谋归江陵序》说：“吾不智，触罪摈越、楚间六年，……追计往时咎过，日夜反覆，无一食而发于口平于心。若是者，岂不以少好名誉，嗜味得毒，而至于是耶!”⑦ 说自己“不智”，一是自责，二是有悔。至于“追计往时咎过”，完全是明明白白道出其“悔

① 《柳宗元集》，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55 页。
② 《柳宗元集》，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362 页。
③ 《柳宗元集》，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327 页。
④ 《柳宗元集》，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781 页。
⑤ 《柳宗元集》，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790 页。
⑥ 《柳宗元集》，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791 页。
⑦ 《柳宗元集》，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634 页。

过”。在面对母随自己至贬所而亡后不能送归附于父墓，其痛苦、其自责、其追悔，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悉数道出。① 柳宗元是有所坚持的，始终认为自己与同党是“共立仁义，裨教化”，“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②但是，被一贬再贬，贬而不起，他不可能不去检讨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检讨言论在他许多文章中都有出现：如“过不自料”“不知愚陋，不可力强”③，如“仆之罪，在年少好事，进而不能止”④，如“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⑤。这种检讨有时是对自己一生进行回顾和解剖。柳宗元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云：“吾年十七求进士，四年乃得举。二十四求博学宏词科，二年乃得仕。其间与常人为群辈数十百人。当时志气类足下，时遭讪骂诟辱，不为之面，则为之背。积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锄其气，虽甚自折挫，然已得号为狂疏人矣。及为蓝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谒于大官堂下，与卒伍无别。居曹则俗吏满前，更说买卖，商算赢缩。又二年为此，度不能去，益学《老子》，‘和其光，同其尘’，虽自以为得，然已得号为轻薄人矣。……”⑥ 最后总结说：“至永州七年矣，早夜惶惶，追思咎过，往来甚熟，讲尧、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于世者难自任也。”⑦柳宗元还写过一篇《惩咎赋》，此赋题名后注云：“［韩曰］《唐书》本传载此赋。曰：宗元不得召，内悯悼，悔念往咎，作赋自儆。盖为永州司马时作也。”⑧

旧时人们多以为柳宗元贬谪多怨愁，如《旧唐书·柳宗元传》称：“蕴骚人之郁悼”，“为骚文十数篇”。⑨ 柳宗元这种情感多是通过指责非人之物类的形式来表达。如《三戒》《斩曲几文》《骂尸虫文》《憎王孙文》。有人说这表明了柳宗元的战斗精神。这种说法是不妥的。在面对强大的反

① 《柳宗元集》，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297 页。
②③ 《柳宗元集》，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780 页。
④ 《柳宗元集》，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794 页。
⑤ 《柳宗元集》，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643 页。
⑥⑦ 《柳宗元集》，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856 页。
⑧ 《柳宗元集》，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53 页。
⑨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二十四史》（缩印本）第 11 册，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1079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